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 批校 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二六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二六

原著 還珠樓主
校 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1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二十六冊

著者 還珠 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·二〇元

第三一五回

靈石築 二女話玄機 小琳宮 三仙防後劫

話說三人看出來人正是小寒山二女中的謝琳，想起以前二女曾與易靜約定「往除鳩盤婆，助其免難」之言，不禁驚喜。笑問：「大姐怎未同來？前途如何不能過去？」

謝琳笑道：「我便為此而來。家姐近修上乘佛法，終日靜坐像個老和尚；比起以前，簡直換了一人。從今年起，我兩姐妹便不似前行止與共了。說來話長。九盤山魔窟此時如若能去，我和易姐姐有約在先，豈能不往？事無大害，請到我靈石築一談如何？」

三人一聽小寒山二女均不能去，好生驚疑。知他師徒法力高強，忍大師長年清修，素無外人登門，謝琳必奉師命行事；內中當有原因，祇得一同起身。又是金霞一晃，眼前微微一花，身已落地。面前立現奇景，才知先見金霞便是謝琳所為；想不到數年之隔，竟有這等法力，好生驚佩。再看當地，正是易、李、癩姑三人常談的小寒山靈景。遙望前面峰崖上小亭之中，坐一妙年女尼，正在閉目入定；知是忍大師，忙即趨前下拜。

謝琳請起，笑道：「家師現正神遊，完遂所許善功，請到靈石築，把那位有道行的小尼姑

喚了起來。這是遠來嘉客，難得登門；其非不該接待，又怪我擾她禪課不成？」

三人知道瓔、琳姐妹同胞學生，以前行止、言動，宛如一人。自從謝琳在雙杉坪偷學絕尊者滅魔寶錄以來，一個苦煉滅魔寶錄，一個勤修上乘佛法。雖然同是佛家一派，卻有動靜、內外之分；祇管將來殊途同歸，難易相差，無形中卻變了一點性情。謝瓔禪關一坐，動經旬月；謝琳除卻應坐禪功以外，終日營營祭煉法寶之時為多。

三人方想答道：「大姐正在用功，如何擾他清修？」忽聽身後笑道：「琳妹，妳又編排我什麼呢？」三人回頭一看，正是謝琳；並未改易禪裝，穿著一身白色仙衣，縞衣如雪，越襯得珠玉精神、容光煥發！忙即禮見，二女隨同請往靈石築敘談。

三人一問九環山之行何故不能前往，謝瓔先說：「易姐姐這場劫難，萬不能免。此時前往固是有害，便在災期將滿前兩天趕去，也難免於功敗垂成——此是一端。還有鳩盤婆有一師兄，現居西崑崙星宿海；當地魔宮景物靈秀，隱現無常。那魔頭先和鳩盤婆至好，後因一事反目，成了冤家。當雙方成仇分手時，曾有魔教中誓言。那魔頭神通廣大，比鳩盤婆還要厲害，更擅先知；新近算出鳩盤婆將遭劫難，雖然畏懼天劫，不肯與正教中開釁，但比尸毗老人還要強傲——人如犯她，便成死對。」

「那魔頭因知鳩盤婆魔法甚高，一任敵人防備多嚴，即便天劫難免，所煉九個化身，終有一兩個殘魂逃出羅網，特在左近崖頂設下一座神壇；算計鳩盤婆殘魂逃路所往，攝回山去用魔法祭煉，使其元神凝固，復體重生；表面相助，實則借此報仇，並為將來抵禦天劫時的替身。」

「那魔壇甚是微妙，無跡可尋。家師雖能制他，但已多年不開殺戒；另外還有一段因果，不便出手。此人神通又與軒轅老怪、尸毗老人伯仲之間，而陰險詭詐、神速機警更有過之；一個除他不了，立成大患。乘其隱跡年久，不曾二次為惡以前，最好暫時不要理他。」

「無如這廝一向夜郎自大、目中無人，所佈魔網橫亘天半；又當雪山高處，看去不見形影，空中飛行容易撞上。而正教中的遁光飛劍最是犯忌，雖然過時他必在下面發話阻止，令人退回，開頭並無傷人之意；聲音卻極古怪，十分刺耳，一聽而知是左道妖邪。」

「正教中人自不肯受他虛聲恫嚇，甚或想要除他都在意中；祇一違抗，立成仇敵。由此命他門下糾纏不清還是好的，如是本人親出為難，休看三位道友帶有法寶防身，至多當時不為所害，從此如影附形，早晚受他暗算。家師現在化身神遊，便為暗中守候，釜底抽薪，等有人空中路過，立時設法阻止，或用法力送其飛渡。」

「當易姐姐來時，剛過不久，魔頭便到；後來上官紅由此經過，也是家師暗中行法護送過去。近日魔陣已然佈成，魔網高張，遠達千里，上出重霄；為防殘魂逃遁，方圓三千里均在魔網所及之處，彈指將人擒去。你們一過，立時惹出事來。而易姐姐定數所限，又不能救；否則，我姐妹和易靜姐姐至交，豈能坐視？為了此事，我還尚好；琳妹曾和家師爭論不是一次，後經家師用佛法由須彌光中，現出前因後果和易姐姐未來之事，方始醒悟，不再堅持。」

「家師本令我姐妹到日再往，我們明知定數，又以有約在先，為盡朋友之義，再三懇求，方蒙允諾，准我二人在難期將滿前幾天趕往暗護。就這樣，家師仍說祇能旁觀，不到難滿，不

許出手；三位道友此時如何去得？

「方才我接家師心聲傳語，說幻波池不久有事，關係未來甚大。如在易姐姐未回山以前應付強敵，稍一疏忽，或因人少不及防禦被其侵入，整座依還嶺均有陸沉之憂，並還引起一場浩劫。難得三位道友期前來此，小住三日再同回山還不妨事，為此命琳妹接引了來；一面勸阻，並借此三日餘閒，由琳妹轉授出入魔宮之法，以備將來往西崑崙星宿海救人之用。」

「完事之後，一二日內強敵便到。這次和兀南公不同，法力雖無兀南公高，但有一左道中能手暗中主持；帶來法寶甚多，並有十幾個妖邪相助，都是來去如電，各長穿山地形之術，隱形尤所專長。祇管幻波池五行仙遁威力神妙，防護嚴密，仍須小心；每一要口均派專人防守，絲毫疏忽不得。對敵不可求勝，以免那些幫手惱羞成怒，鋌而走險；但能挨滿時限，便無妨了。」

「我姐妹到日必和易姐姐一同前往。不過易姐姐大難之後，元氣不免損耗，事完須在魔宮，用陳道友所得靈藥醫治復原才能起身。還有數日耽擱，過期不歸，不必憂慮，到得必是時候，請放寬心便了。」

朱文一聽魔頭如此厲害，又擔心易靜安危，仍想同往魔宮一探；即便人不能救，看上一眼也好。便問：魔頭叫什麼名字？以前怎未聽說？

謝琳道：「這些都是昔年幸逃天劫、漏網的一般邪魔，全是極惡窮凶之輩；祇為大難之後，知道天劫威力，生了戒心，分藏極邊僻遠之區苦煉妖法異寶，以為抵禦二次天劫之用。已有多
年銷聲匿跡不曾出世；我們得道年淺，自然知道的少。」

「今當正教昌明，掃蕩群邪之際，這般應劫的幾個元惡，多半靜極思動；再不，便是以前有什麼仇敵，想要乘機報復。在他本人何嘗不知這一出世，容易與正教中人發生嫌怨，惹下殺身之禍？無如在劫之人，任他法力多高，多是明於知人，昧於知己；又都自恃，以為多年苦煉，神通廣大，已非昔日。何況祇尋對頭為難！或有什事必須親往，並不為惡害人，與正教中人避道而行；除非真個不知進退，有意生事，決不尋他晦氣。來去又是那等神速，休說對方不知，即便知道行藏也奈何他不得，怕它作什？」

「若輩本就驕狂，打著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主意，稍有接觸爭執，立時激怒；再要吃一點虧，或是掃了他的臉皮，自更不肯干休。這般邪魔都具特性，還有一個惡習：來人無知冒犯，碰他高興頭上還可容忍一二；如其知他姓名來歷，稍一忤犯，決不放過。諸位前途正當多事之秋，還以不問為是。」

「如以愚姐妹張大其詞，家師所放須彌神光，家姐也曾學會；此時魔頭正在行法之際，由神光中看去，一覽無遺。好在這裡又有佛法禁制，魔頭不會警覺；否則，不必衝禁而過，此舉便犯他的大惡。剛一行法查看，立即尋來；捷於影響，當時便成仇敵了。」

金蟬等三人，知道小寒山二女向不服人，尤以謝琳為甚，居然異口同聲，說得那麼厲害。互一商量，覺著忍大師佛法無邊尚且不與數爭，瓔、琳姐妹這等說法，幻波池又有強敵上門，沒奈何祇得中止前念。

金蟬想起：「前在天外神山曾聽申屠宏說過，老魔鳩盤婆詭詐機警，魔法甚高，煉有有些

身外化身。將來易靜與之對敵，全仗天劫煞火將其燒死；但那元神未必全數消滅。祇被逃走一個化身，過不多年，仍能煉成形體。法力雖差得多，為惡也必更甚；再要被她同派中法力高的人收去，遲早更是大害。聽謝琳之言，分明西崑崙星宿海之行必不可免，將來終須與那魔頭一鬥，事前得知一點虛實要好得多。祇不知將來所救的是誰？能否在須彌光中看出？」便和謝氏姐妹說了。

謝環笑道：「本來不應洩漏，都是琳妹多嘴。略看無妨。但那魔頭擒到鳩盤婆殘魂之後，為想使其早日復原，必定用他的魔法，到處搜尋左道妖邪的凶魂厲魄，以為補益元氣、助長凶焰之用。暫時祇不惹他，雖未必與正教中人為難，既在外面走動，難免與之相遇。最好故作不知，還可無事；祇一注目，或是議論他幾句，如在千里之內定被聽去，當時追來。」

「請問諸位道友，那個肯向邪魔妖鬼服低？爭端立起，又未必鬥得過他，豈不惹下麻煩；能不看最好，如其要看，遇時卻非小心不可。今日你們來時，如非家師暗用無相神光遮蔽，形貌早被看去。前行三百里，便入禁地。聽他的話，知難而退，自然無事；祇一強行飛越，決沒有這樣太平了。」

金蟬聞言，仍想觀看；朱文也在一旁力請。謝琳笑道：「姐姐近來越發多慮。這有什麼！定數難移，受命自天，至多受點虛驚，誰還會真個受害不成？如非恩師嚴命，單憑他在我小寒山附近張牙舞爪，我便容他不得。就是七寶金幢不能輕用，憑著近習滅魔寶錄，還鬥他不過麼？師命難違，好些顧忌罷了。姐姐祇管把須彌神光放出，萬一有事，我必前往效勞如何？」

謝瓔微笑道：「琳妹自習寶錄以來，雖具降魔願力，如論上乘禪功佛法，直似無什進境。看妳說話，火氣多大呢！」

謝琳笑道：「大哥莫說二哥，兩下差不多，前年妳還不是和我一樣的疾惡性情？祇為我煉滅魔寶錄，發有宏願，專重外行，禪修較少。妳不過比我精進，如論法力卻比我差；將來遇到魔難，我不給妳護法，看是道長還是魔高，省得煉那寶錄成了我的短處。」謝瓔微笑不答。

朱文見她神儀整朗，另具一種莊嚴之致——人是那麼美豔，偏會令人對她自然生出了敬意——由不得稱讚了幾句。金蟬、英男也在一旁附和。

謝琳嗔道：「姐姐，人家要看須彌光哩，祇管裝這道學作什？」

謝瓔先朝三人臉上看了一眼，然後笑道：「琳妹就是這等性急。平日到處搜羅奇花異果、靈藥仙釀，每一問妳如何有此閒心，必說：禮尚往來，聖賢仙佛都是一樣。我們每訪各位道友，必受款待；萬一有人來訪我們，連杯水酒都端不出，豈不難堪？今日佳客登門，妳進門便說個不完，如何不去取來待客呢？」

謝琳笑道：「還用妳說，我早準備好了……」

話未說完。眾人原本圍坐在一座四外空靈敞朗，外有平台，種滿琪花瑤草的石屋之內，面前各有一個玉几。謝琳話一出口，忽聞異香清馨撲鼻，各人玉几上面，同時現出大約二尺，形色不同而製作古雅的玉盤和一玉杯。盤中堆滿各色珍果，均是海內外名產仙果；內有兩種，連峨嵋開府盛宴均未見過。大咎山佛棕和黑海萍實，也各有一枚在內。三人自是驚讚不已。

金蟬見內有兩種異果，形似五色櫻桃，宛如寶玉明珠，鮮豔奪目，乃紫雲宮所產仙果——玉女瓊，笑問：「二位姐姐，近年見過靈雲家姐麼？」謝琳微笑不語。

謝瓊笑道：「舍妹專喜弄些狡獪。自從上次大咎山回來，我姐妹共祇出山一次，便生了不少事故。這些都是她新收鬼奴代為覓來，自己何嘗離山一步呢。」

朱文笑問：「二姐收有門人麼？叫什麼名字？何不令其來見？」

謝琳氣道：「姐姐還說我多口，這樣一點小事也對人說。妳看諸位道友所收弟子，不是金童便是玉女。我老想收一個好徒弟，祇趕上官紅一半我就心滿意足；誰知才一出手，便收了一個小黑鬼，想起就生氣。想不要罷，她又一味死纏，任怎堅拒，寧死不走；氣得無法，叫她做我女奴，不算徒弟，她偏願意。帶了出去，和人家一比，有多丟人呢！」三人知道謝氏姐妹法力極高，各有過人之處，所收弟子至多容貌醜怪，決非尋常，同聲請其喚來相見。謝琳不肯。

謝瓊兩次開口也被阻止，笑對眾人道：「此雖琳妹童心未退，覺得鬼奴貌醜，美中不足；實則，此女雖是鬼魂煉成，難得她向道心堅，極知向上，數百年苦功，才有今日。自知孽重，暫時竟不想轉人身，並在家師面前發下宏願。入門不到兩年，所積善功已不在少；對她師長尤極忠義，仗著飛遁神速，具有專長——琳妹本喜淘氣，此女再一先意承志——當時拿了我姐妹的靈符，遠出了數萬里外，不論多難得東西全給她師父採了來。琳妹先不喜她，近見此女實在不差，已然加愛；祇不過想要尋一好廬舍使其回生，在未如願以前不願人知罷了。」

金蟬接口答道：「貌醜無妨，休說靈嶠仙府藍田玉實可以求取，便我小南極光明境也有不

少的靈藥，可以凝神固魄，化醜為美。她和易姐姐有心變醜不同，便不投生轉世，一樣可以如她的願；至多一兩年，就變過來了。

「何況日前開讀仙示，這次幻波池開建別府，除本派同門和一般平輩至交而外，有好幾位前輩仙長到時均要降臨；看意思，不特靈嶠仙府有幾位女仙要來觀禮，連東極大荒那兩位前輩都許來到。並還提起內有數人均要轉醜為妍。」

「癩姐姐想收一個好看徒弟，上月竺氏三姐弟來歸，她和易師姐、李師姐恰好一人收下一個；她收那一個行二，偏生得比她還要肥腫醜怪——說起來也是有氣。不料奇緣遇合，先受仇敵兀南公之助，又得各位師長憐愛，不久便成了一個美慧靈秀的少女；何況令高足又有這身功力，豈不更容易麼？」

謝琳聞言，面有喜容道：「此事方才已由須彌神光中看出了。陳岩道友和李洪師弟，還有一位貴派師兄名叫笑和尚的，近在海外得了不少的靈藥，對於鬼奴均有大用；便易姐姐劫後歸來，也全仗此復原異貌。祇是靈藥珍奇，非比這些海外野果多半無主之物，可以隨意往取；人家得來很難，不好意思討要便了。」

金蟬喜道：「我正想笑師兄和洪弟他們，想不到笑師兄竟會期前出了洞；想必功行已滿。此事包在我身上，這些靈藥如在笑師兄等三人手內，見面便可要來奉贈。我最想笑師兄，請大姐把須彌神光放出一觀如何？」謝瓔笑答：「既然非看不可，祇有從命；前言卻須要緊記才好。」金蟬應了。

謝瓔一面勸用酒果，隨即雙目垂簾。待不一會，手指上忽有一圈慧光飛起。先是淡微微一片金霞閃過，跟著現出大片海洋，和陳岩、李洪、蘇憲祥、虞孝、狄鳴岐、歸吾、南海雙童以及笑和尚等近些日來經歷，似走馬燈一般；有的竟分兩三起同時出現，全都如在目前，包羅萬象，纖微畢露。

後又現出易靜追趕老魔趙長素，誤入魔宮。剛一飛過不久，雪山上空暗雲之中，突有一點火星飛墜到了危崖之上；條地爆散，現出一個頭戴紫金冠，身穿五雲仙衣的美少年。身後背著一個大葫蘆，腰掛金刀，頭和手足各戴一枚金環；乍看也分不出是邪是正。

剛一落到高頂之上，少年回顧西北方微微一笑，隨把腰間金刀拔出；手挽法訣，回手用刀尖朝身後葫蘆頂上拍了一下，再往外一甩。立有一溜黑煙隨刀而出，箭也似急射向身前雪崖之上，縮為一團，就地一溜滾；接連急轉了兩下，急又爆散，現出一個似人非人、似鬼非鬼，穿著一身灰白緊身短衣、手持一根兩頭尖的鐵釘，跪伏在地。

似這樣接連數十百次過去，均有同樣鬼物隨同刀尖黑煙甩處，四下飛射，落地現形，環跪少年身側。事完再將手中法訣往外一揚，立有一股黑氣由葫蘆中蓬勃而起，直上雲霄；晃眼比電還快展佈開來，化為一片極淡的煙幕，橫亙天半。少年又朝葫蘆連指，手中法訣頻頻施為，隨見數十百股黑煙飛舞而出，落在地上。

這次卻非鬼物；黑煙散處，化為弓箭刀矛、旛幢法器以及各種搭壇之物。那百十個鬼物現形之後，本來在旁跪伏待命；少年把手一揮，立時爭先上前，把那黑煙所化之物紛紛拾起；連

插帶堆，轉眼之間，建成一座廣約數畝的神壇。

妖道原立崖前四下注視，也未見怎行動，人影微閃，便在法壇中心持刀而立。祇見陰風慘慘，整座法壇全在大片黑煙籠罩之下；看去氣象幽厲，陰森怖人。妖道忽然雙臂一振，身上衣冠全數脫去；立飛起一片血影，將之護住，滿壇飛馳，出沒千百面妖幡之中。所到之處煙雲浮動，滾滾飛揚，變幻無方，情勢奇詭；妖道也越轉越急，倏忽如電，隱現無常。

似這樣經過些時，血光閃處，妖道重又穿上衣冠，在千百魔鬼幡幢環繞之下，滿面均是笑容。朝著左側，揚手飛起十餘個大小光圈，分佈壇上；妖道由圈中往外查看了一陣，手中刀一揮，全壇立隱。所有千百魔鬼和那隱現無常的大小幡幢，全都不見，祇剩妖道一人坐在一個冰崖凹中；身上裝束也換了原樣，看去像個遊方道士，神態十分和善，與先前所見迥不相同。

待了一會，他又似有什警兆，面容驟變。當時起立將手一指，方才那片橫亘天半的煙幕突轉粉紅色，在暗雲中一閃不見；同時，由遠方飛來一道遁光。剛看出是上官紅衝風破雲而來，快要撞向煙幕之上，忽然一閃不見；跟著，便見那道遁光又在法壇後面出現。

那大一片雪崖，魔網高張，上與天接，竟未看出如何飛渡！妖道似因來人已快入網，無故失蹤，面帶驚憤之容。將手連揚，立有大蓬五色光針由手指尖上飛起，暴雨一般，朝前、左、右三面高空中飛射過去；神速已極。待了一會，光針突分三面飛回。

妖道好似不曾追上來人，面帶驚疑，隨把雙目閉上。微一尋思，忽然暴怒，奮身躍起，化為一溜黑煙，帶著大蓬火星朝先前來路飛去；也是一閃不見。約有半盞茶時，仍是一點火星自

空飛墜，現出原形。朝左側面，目射凶光，陰惻惻冷笑了兩次；身形忽隱，更不再現。

謝櫻頭上慧光跟著收去，睜眼笑道：「二位道友，看見了麼？這便是前些日的經過。可惜魔法太強，小妹功力不濟，祇能見形，聽不出老魔聲音；否則，還要詳細。方才上官紅由那雪崖上空飛過，因其來勢太急，妖道想發話禁止都來不及。本來暴怒，想將來人擒住喝問來歷。雖是無知故犯，照他舊例不致受什傷害；見了上官紅這等美質仙根必不放過，祇有絲毫可以藉口，立時將人擒去。」

「眼看危險萬分，幸而家師早有準備，用無相神光將其護住，由高空不動聲色移過崖去。妖道以為來人必要入網，忽然不見——他那魔網橫互空中，隨同主持人的心意大小隱現，來人竟會看破，當是有心為難——越發急怒，竟將魔教中的七絕魔針發將出來。」

「此針隨同主持人心意以分遠近，頗為神妙，陰毒無比；來人遁光稍與接觸，立生感應，妖道也必跟蹤趕到；勢疾如電，任走何方均非被他追上不可。妖道滿擬來人不是知難而退，正面逃脫，便由左、右兩側繞行飛遁，故將魔針三面發出；後來不見踪跡，又因家師佛法禁制，推算不出底細，又驚又怒，挫了銳氣；未免憂疑，生出戒心，特意趕回魔宮取了兩件從不輕用的異寶，二次趕回。」

「經此一來，妖道越有防備，事更艱難。好在此時和貴派尚未正面衝突，祇將鳩盤婆殘魂擒到立時回山，暫時不致為敵；否則，易姐姐她們回山時，便非和他撞上不可了。」

余英男問道：「二位姐姐既說幻波池將有強敵上門，我們暫且回去，改日再來領教可好？」

朱文知她行時未和英瓊明言，一聽魔宮不能前往，便想早回。方要開口，謝瓔接口道：「愚姐妹原奉家師之命挽留佳客，固是久別重逢，意欲挽留二、三日，一敘渴衷；一半也為三位道友多煉一種防身法術，以便異日之用。事完回去決來得及，包不致於誤事便了。」隨請三人用了一些酒果，再由謝琳陪往左近小琳宮洞內，同煉佛法。

三人先想謝琳愛好天然，所居必比靈石築還要華美；到後一看，內裡竟是黑沉沉的，伸手不見五指。金蟬慧目法眼，平日多麼濃厚的妖煙邪霧均能透視，到了洞中竟看不出絲毫景物，心方驚奇。

謝琳笑道：「此是魔教中的『黑地獄』，千百年來祇令師祖長眉真人，以玄門無上大法通行過一次；使其大放光明，把對方千百年收斂的陰霾罡煞之氣，所煉邪霧，化為烏有。小妹照著滅魔寶錄現出此景；請三位道友來此，以本身定力、智慧戰勝邪法。少時如見金刀、烈火由暗影中襲來，不必理它。能以本身道力消滅，自是極妙；有小妹在此，也不致於受什侵害。

「不過，魔法也頗微妙。三位道友各有幾件仙、佛兩門中的至寶奇珍，防身固是有用，能否兼顧同伴尚屬難言。到時最好心超物外，一念不生，祇顧自己無須再管別人，彼此有益；否則牽一髮而動全身，雖是依樣葫蘆不致兩敗，虛驚仍所難免，必須小心才好。」

三人本隨謝琳魚貫而入，聞言，知道良友苦心，借此考驗道力，並與傳授以為未來之用；所說多半謙詞，此中威力必不在星宿海魔宮埋伏之下；同聲稱謝。

謝琳笑道：「此洞共祇數丈之地，三位道友靜坐其中，雖不似峨眉火宅嚴關包羅萬象，卻

也具體而微。我聞朱姐姐和蟬弟近得天心雙環，英男賢妹又在月兒島火海得一離合神圭，均是前古至寶奇珍，威力神妙，不可思議。如我所料不差，仗此三寶，加上靈嶠玉虎和朱姐姐天遁鏡，休說照破黑霧，大放光明；祇要彼此之間能夠發現，互相會合，便無家師傳授，仗以防身也有餘了。」

謝琳隨引三人去至裡面坐下，說道：「小妹就要獻醜。三位道友分坐在此，仍按師傳太清仙法用功入定。如有警兆，能以定力戰勝更好；否則，便將前說諸寶取出一試。如見對面寶光，不妨與之會合；好在此是演習，不致走火入魔。將來同探西崑崙魔宮，與此大同小異。如能脫困而出，將來便可往來自如；到時再有靈符至寶隱蔽身形，成功除害無疑了。請各準備罷！」

謝琳說時，三人先覺彼此問答相隔頗近，祇謝琳一人略有一條金霞罩的淡影，餘者全看不出。等到話完，一聲「準備」，謝琳人影不見；再喚同來兩人，全無回應。當時祇覺微微一暈，彷彿船行大海之中遇見浪頭，略為顛簸；隨即靜止。金蟬正連呼「文姐」、「余師妹」，忽聽暗影中起了一種異聲，乍聽彷彿二女似在回應；不知怎的，心旌搖搖，神魂似欲飛越，思潮起伏，萬念俱來。知道不妙，忙把心神收攝，按照本門太清仙法用起功來。剛把心神寧靜，異聲也止。

金蟬忽想起：「天心雙環乃前古奇珍，萬邪不侵，專破魔法異寶；但非合璧並用，不能發生極大威力。謝琳還說到了危急之時取用。方才忘了和朱文商計，如今形聲不見，如何能夠連合並用？謝家姐妹雖非外人，被其困住，仍是難堪。」心念才動，忽又瞥見暗影中似有人影閃